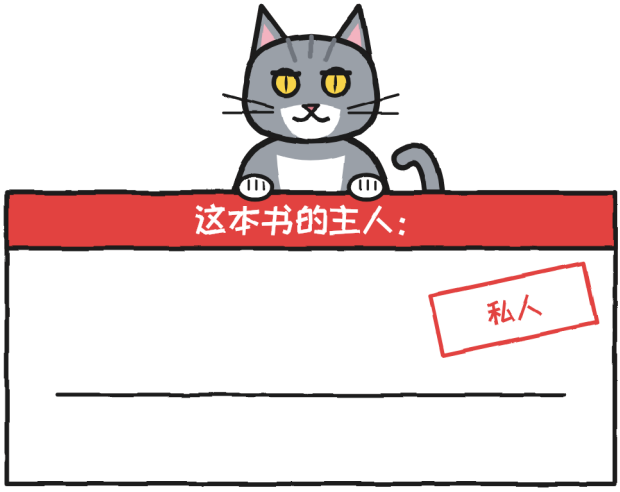


也不属于别人。—J.

如果你捡到它，打雷之前不要打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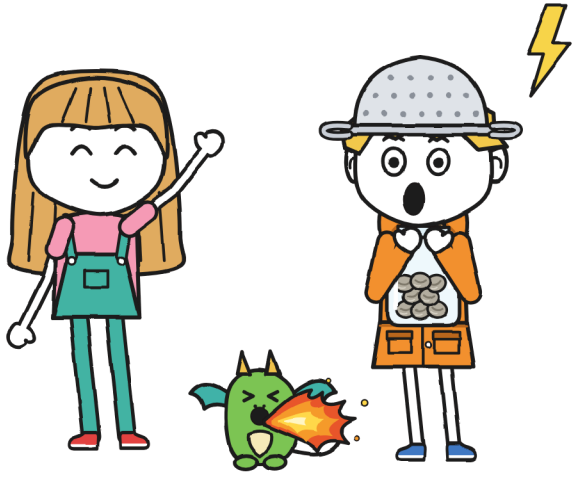


这个印章表示的是只会在故事里发生的事：你可别做。如果它延续好几页，上面会写“从这里开始”和“到这里为止”。遇到真正的雷雨，就翻到最后一页。—J.

不可能快递 · 2

打雷前不要打开

Lui Erikss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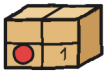


尺码 XL · 插图小说 · 13+

不可能快递 · 2
打雷前不要打开
系列的第二本书。第一本：《这个包裹会咬人》。
文字与插图：Lui Eriksson
中文版：LinguAula
尺码 XL · 插图小说 · 13+
第一版：2026
© 2026 Lui Eriksson · info@linguaula.com
可自由复印，供课堂和家庭使用。
字体：Noto Sans SC、ZCOOL KuaiLe、Ma Shan Zheng、Andika、Patrick Hand、Caveat 和 Courier Prime（SIL OFL 许可）。
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
linguaula.com

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没有一个雷受伤。 —J.



第1章

雷雨猎人

对面的店里有一个包裹在发抖。

上星期六，它只动了一下。从那以后就没停过：一种细细的、不间断的颤抖，像一只小狗坐在兽医的候诊室里。已经这样七天了。一天比一天厉害。

而我有了新笔记本。

1号笔记本用完了。不可能快递的店主玛拉给了我这一本：蓝色的封面，一角盖着店里的红色印章。我在第一页上写了标题，里面多了一个新词：

古尼的送货笔记本 2。正式。

“正式”的意思就是我先看。正式地。 —J.

玛拉说，正式的笔记本不能画画。走着瞧：这一本上，已经有一幅画了。

关于另一本笔记本，需要知道的是：两个星期六以前，胡莉塔（就是写绿色字条的那个）和我，在夜里，走过一块木板桥，没有带任何大人，送出了一颗好几年都没人送得出去的蛋。如今它是面包屑，一条什么都学我的小龙。店里的女巫玛拉罚了我们：每个星期六，十点，都得到那儿去。我是这个街区的新来的，我的东西差不多都还在箱子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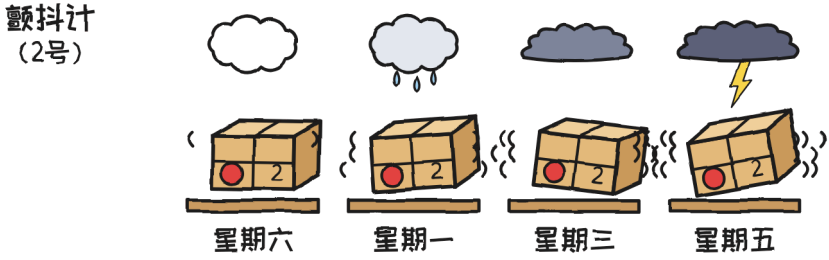
发抖的是2号。它在退件货架上，标签上的字我背得滚瓜烂熟：这个星期，我每天下午都站在那儿读它，不碰它，玛拉则装作没看见我：

- 2号 · 易碎。
- 目的地：弗洛拉，运河街9号。
- 说明：打雷前不要打开。
- 寄件人：R.

它的周围，盖着二十三个“退件”章。我数了两遍，生怕有哪一个掉了。

退件，就是一个没人送得出去的包裹：收件人要是不用擦不掉的墨水签字，天一亮，它就会飞回自己的货架，排成一队，像鸭子一样。还剩十九个：墙上写着，绿色的，是胡莉塔的字迹，而胡莉塔用绿色写的东西，是擦不掉的。它们全是R.一个人寄的，而关于R.，大家只知道字写得特别难看。

我每天下午都记下它抖得有多厉害、天气怎么样：颤抖计（2号）就是这样来的。星期五，那朵云里带着一道闪电。



它发抖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雷雨要来了。星期六，下午六点。我在天气预报上看了六遍。——J.

我把字条读了两遍。第二遍，只读了“六点”那一截。



星期六，十点，玛拉——紫色的帽子，印章一盖就迸出带着熄灭的蜡烛味的火花——在柜台后面等着我们，两只手里捧着2号。不是在货架上：是在手里。印章旁边，橡皮青蛙还在，自从它不再属于任何人，就是我的了。闪电快递的送货员托尼奥站在那儿，头盔戴得好好的：星期六也是他的惩罚，而托尼奥执行惩罚，就像送货一样，准时，什么也不摘。

“我自己送过它二十三次，”玛拉说，“没有一次是在雷雨天。”

玛拉用拇指摩挲着标签。我望向橱窗，外面越来越灰：今天这一趟，不会跟以前一样。

“这个，”玛拉宣布，“由你们去送。今天下午。”

胡莉塔一跳，差点碰到“还剩19”的牌子，落下来的时候已经在说话了。我没有跳：我被两个词——“今天下午”——和一个钟点——六点——占住了，它们比那个包裹还沉。



玛拉提了三个条件，还用手指一条一条数给我们听：

1. 五点出发，赶在雷雨到来之前，然后待在弗洛拉家，等雷雨过去。
2. 你们的家人已经知道了，弗洛拉也知道了。
3. 规矩就是标签上那条：打雷前不要打开。而且必须是头顶上的雷：远处的雷不算。

我认出了这个把戏：这几乎就是维拉——面包屑的主人——那顿训斥里的规矩，只不过是事先说，而不是事后说。玛拉没在场，却照样知道了：在这个街区，训斥比包裹到得还快。

“那你不去吗？”胡莉塔问。

“我在这儿还有事要做，”玛拉说，一边望着橱窗外渐渐变灰的天空。

柜台尽头放着一条叠好的毯子、一副滑雪用的耳罩和一个小锅。我全看见了。我盯着包裹看。

这时胡莉塔看着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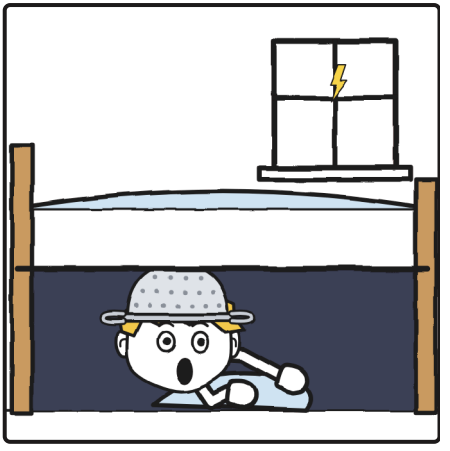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喜欢雷雨吗？”

她是直视着我问的。我本来可以说实话。我说的却是这个：

“喜欢。在我以前住的街区，我是专业的雷雨猎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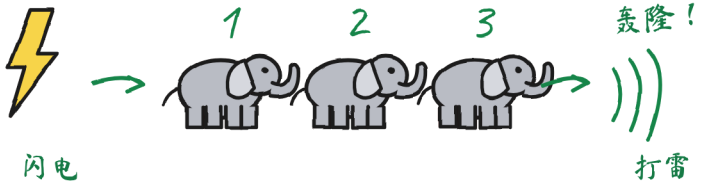
在上一本笔记本里，一个谎话用了一天一夜才飞回来。这一本，我决定替它省点路：就在当天早上，我把谎话画了下来，在旁边的那一格里，画上了真相。





那个漏盆是厨房里的，钢的，带两个把手。它挡不住闪电。可是头上有点东西，对我有帮助。现在它在搬家的某个箱子里，旁边是我妈妈找了一个星期的剪刀。

胡莉塔教我怎么数一场雷雨，就在我的笔记本里，没问我同不同意，还是用绿色写的。



一头大象，两头大象，三头大象……

1头大象 = 1秒

3头大象 = 1公里（大约）

0头大象 = 就在头顶！

↑ 这就是标签上的那声雷。
远处的雷打不开包裹。

大象越多：那道闪电落得越远。

只要听到雷声，哪怕很远：快躲起来！

从闪电数到雷声，用大象来数：“一头大象”差不多是一秒钟，每三头就是一公里。这样大概就能知道那道闪电落在多远的地方；下一道会落在哪儿，就不知道了。这个数法同样没告诉你

的，是什么时候可以出去，而这，胡莉塔说，是另一条规矩，没有配图：最后一声雷之后，过半个小时。

我小声试了一下，数出来的大象跑得飞快，那种不管用的。我根本不需要数什么，因为我喜欢雷雨，不过我还是记下来了，以防万一。

托尼奥从我肩膀后面读了标签，他读所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都是这么读的。

“闪电快递遇到雷雨天不送货，”他说，给我们看他黄色背包上的小字：闪电快递 · 十分钟送到，晚了免费，再借胡莉塔的放大镜一照，才看见一个星号：*雷雨天除外。

“现在还没有雷雨呀，”胡莉塔说。

托尼奥把小字又看了一遍，想看看有没有提到“还没”。一个字也没有。

于是托尼奥跟我们一起去了。他数大象是一口气数完的，“一二三！”，像在送一批货。照托尼奥的说法，所有的雷雨都在一公里以外。我不知道这是勇敢，还是大象不够。



五点，我穿过马路回家拿雨衣；胡莉塔在楼门口等我。我妈妈在家门口等着我，雨衣挂在她的手上。她有一套关于橙色的理论：橙色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得见。我从来不知道她打算站在哪儿看。

“穿那件橙色的，”她说，“你真的要去吗？你一打雷就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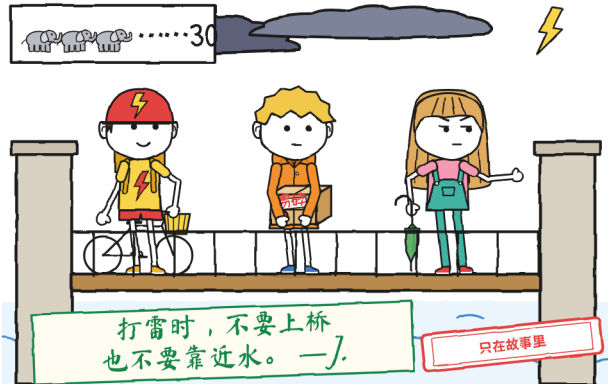
“再见，妈妈！”

我两级两级地跳下楼梯。我算过，楼道里有回声，我妈妈那半句话会在半路上丢掉。结果没丢。胡莉塔就在楼下。

“你一打雷就……”什么？——J.

我们走过大桥，天空越来越黑。这座桥夜里会升起来，好让船通过；白天人人都走，可这会儿过桥的只有我们，还有一位匆匆往反方向走的先生——雷雨要来的时候，那才是对的方向。我用两只手捧着2号，捧得直直的。托尼奥推着自行车：这是我见过闪电快递走得最慢的一次，而且还没迷路。

走到桥中间，胡莉塔朝水面打了她那个干巴巴的招呼：抬一下手，很短，不笑，像对一个她不喜欢的人。从木板桥那天夜里起，她就这样。我想这是一种约定：她打招呼，水就放她过去。



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天空亮了一下。

那是云后面的一次眨眼，没有声音，就像有人在一个你不在的房间里把灯开了又关。胡莉塔猛地停住，闭着眼睛小声数大象。她数到三十才听到声音。我在心里跟着她数，用我那些飞快的大象，结果数出来四十二。

轰隆。

“那道闪电大约在十公里外，”她估算道，“天气预报说，雷雨六点到。”

“打雷了！”托尼奥喊道，“现在可以打开了吗？”

“要打开包裹，这一声不算，”胡莉塔说，眼睛还闭着，“它在十公里外；标签上的那一声是头顶上的雷：零头大象。可是已经听得见了：快躲起来！快跑！”

我一路跑到运河街，假装什么也没听见。轰隆声也好，六点的事也好，都没听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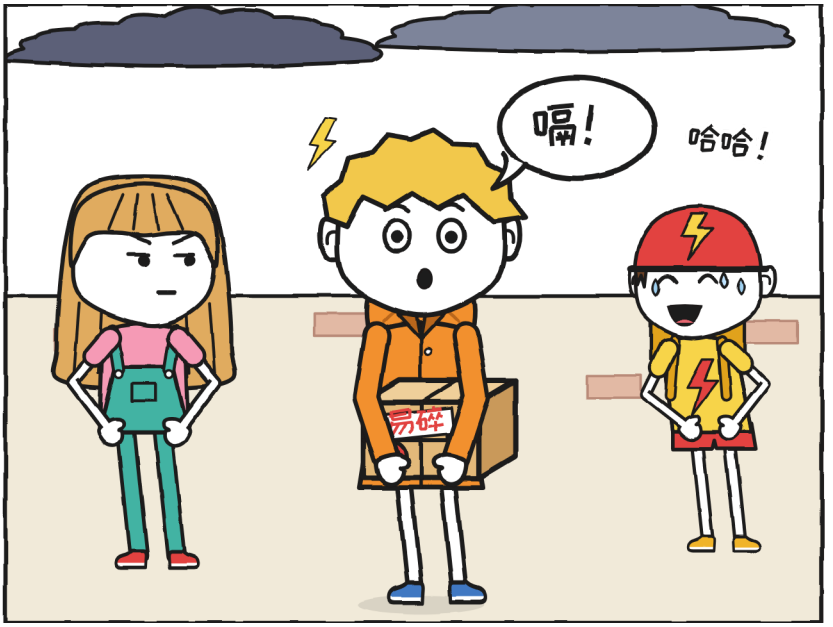
“刚才是打嗝吗？”胡莉塔问，脚步没有放慢。

“不是，”我说，“嗝！”

托尼奥伏在车把上，笑得那么厉害，自行车都歪到了一边。胡莉塔没有笑。她眯起眼睛，像在读一样没有写出来的东西。

一声雷，一个嗝：我从小就这样。要是雷雨还远，就只打一个；要是就在头顶，就会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每三秒一个，一

直到它走掉。这不是害怕。这是我的身体自己干的事，也不问问我，就像长个子或者打喷嚏，而且和长个子一样，板起一张什么表情的脸是止不住的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把所有的脸都试过了。



这就叫害怕。——J.

在运河街上，红头发的维拉已经在龙之家的门口等着我们了，那扇门紧挨着弗洛拉家，她怀里抱着面包屑。面包屑一看见我，就做出了我的表情：她总是这样，看我一秒钟，确认我是什么脸，然后把它做出来。

我把2号放进托尼奥自行车的篮子里，张开了双臂。

“这是她的第一场雷雨，”维拉说，把她交到了我怀里，“她什么都学你，古尼。包括你的感觉。她要是害怕了，别硬拉她：她会抓住不放。雷雨过去以后，在弗洛拉院子的围墙上敲三下，我就来接她。”

“我什么感觉也没有，”我回答，“我喜欢雷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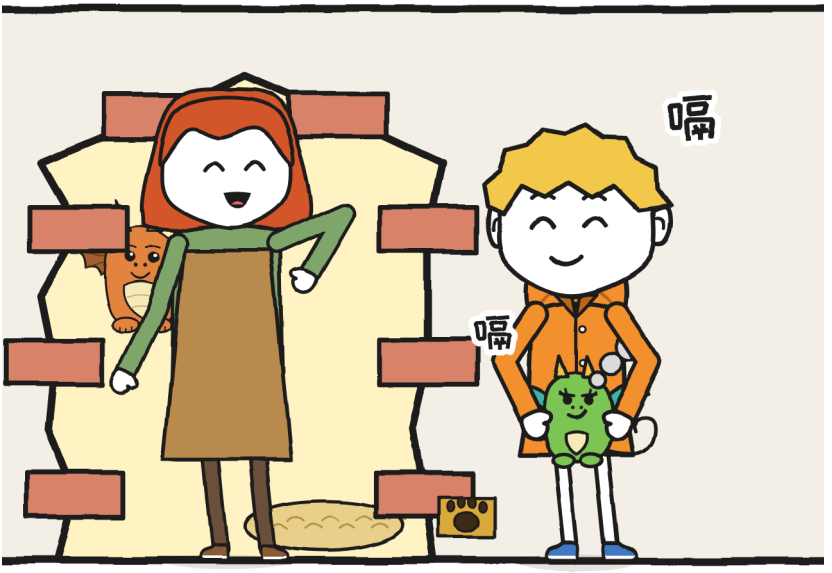
我挺起胸膛说这话，我怀里的面包屑也一样挺起了胸膛，脖子伸得长长的：活脱脱一个喜欢雷雨的人，只不过有两种尺寸。维拉看着我们俩，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，脸一模一样，什么也没说。维拉会把话留到用得着的时候。

远处打雷了。我打了个嗝。面包屑也打了个嗝，鼻子里冒出一缕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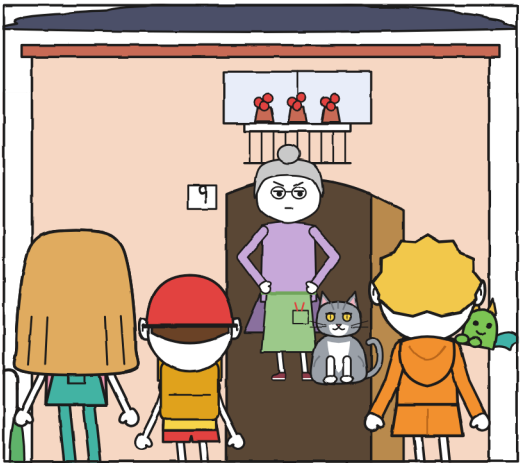
“快进屋，马上！”维拉打断我们，把我们推向弗洛拉家的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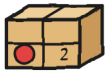
弗洛拉的家就是那间有天竺葵的：就是那个阳台，两个星期六以前，有位阿姨从那儿看着我们，手里的喷壶举在半空。

她没等我们敲门就把门打开了：一位盘着灰色发髻、戴着眼镜的女士，系着一条绿色的园丁围裙，上面全是口袋，她脚边有一只胸口是白色的灰猫，它看我们的眼神，像看一个不是寄给它的包裹。她看了看箱子。看了看天空。看了看面包屑。就是这个顺序，每样东西看的时间一样长，也就是很短。



“维拉的小龙。别把我的蕨类烧焦了，”她说，“进来吧，要下雨了。不过先说好：我可不给石头签字。”





第 2 章

雷雷！

弗洛拉的厨房里全是植物：桌上、地上，还有挂在天花板上的。它们之间只留下几条小道，得会走才行。那些蕨类，就是面包屑不许烧焦的那些，正好在她鼻子的高度。

最里面有一扇玻璃门通向温室；后面那扇是木头的，上面嵌着一块玻璃，下面开着一个猫洞，通向院子。透过玻璃，能看见雨开始落在石板上。屋里有一股湿泥土的气味，这种气味我只在公园里闻到过，从没在厨房里闻到过。

温室的玻璃上有几颗画出来的水珠。一颗开始往上爬。另一颗超过了它。

“这是R.的魔法玻璃，”弗洛拉说，“我想让雨进来，它就让雨进来。闪电，永远不行。声音总是会进来的，没办法。”

我把这一条留给了R.的资料卡：R.会做魔法玻璃，却已经二十三次没能把一个瓶子送出去。

冰箱上，一块磁铁压着一张照片。水池旁边的一根钉子上，在一只平底锅和一把干香草之间，挂着一个钢的漏盆，带两个把手。我进门就看见了它，比看见植物还早：一个人总是一眼就看见自己一个星期都在错的箱子里找的东西。

因为下雨，托尼奥把自行车推进了走廊，自己守在车旁，站在厨房门口，半个身子在里面：托尼奥进不属于自己的地方，就是这样进的。猫从他的两腿之间走过，托尼奥让开的距离，比让它过去所需要的大得多。我心想，他大概是不想让人碰到他的车。

弗洛拉把箱子放到桌上，用胳膊肘推开两盆花，也不问一声就打开了。不问，也不看标签：她知道一只她打开过很多次的纸箱，是从哪儿松开的。里面的稻草中间，有一个带软木塞的玻璃瓶，瓶子里装着八颗灰色的小圆粒。

“上面写着打雷前不能打开！”胡莉塔喊道。

胡莉塔用手指着标签。玛拉的第三个条件，只维持了一位女士掀开一个箱盖的时间。

“我今天打开的是箱子，不是瓶子，”弗洛拉说，“里面是什么我早就知道了：R.答应送我灯笼花，结果寄来的是石头。”

这听起来像一句陈年的抱怨，那种已经不是说给谁听、而是到时候就得说一说的话。我看了看瓶子。小圆粒是灰色的，光滑，像小核桃，一动不动，只有石头才会那样一动不动。我没法

说它们不是石头。在笔记本里，我在瓶子旁边画了一个箭头：“石头？”有人又添了一个，是绿色的：“灯笼花？”

“灯笼花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
我知道的灯笼是纸做的，彩色的，节日里挂在两个阳台之间的一根绳子上；一直挂到下第一场雨。可是我也不觉得会有人寄盖着章的石头。

“在闪电快递，石头是按公斤收费的，”托尼奥在门口说。

没人理他。他自己也没理自己。

弗洛拉走到冰箱前，把照片从磁铁下取下来，放在桌上，我们面前，瓶子旁边。



那是一张旧照片：夜晚的运河边步道，岸边有一排矮矮的、圆圆的小灯，一盏接着一盏，一直排到木板桥开始的地方。那不是路灯：它们是从地里长出来的，像是有人把灯泡种在了地上。最前面，背对着镜头，有两个人在种着什么：一个盘着发髻；旁边是一顶大草帽，大得看不见底下是谁。我没有问那顶草帽。弗洛拉也没有提那顶草帽。两个沉默之间，能站下一整个人。

“是一种能把闪电的光存起来、整夜都亮着的植物，”弗洛拉说，“种子是R.带来的，都是醒着的，在有雷雨的夜里；我负责铺土。我从来没见过睡着的。灯笼花一朵一朵地灭了，R.再也没来过：现在寄来的是这个瓶子。”

弗洛拉把照片又按回了冰箱上。歪了。她用一根手指把它扶正，又在那儿多站了一会儿。

所以运河才那么黑。木板桥的灯灭了，再也没有人把它们点亮。所以它才这么吓人。

以前吓人。我就特别怕：我是摸黑走过去的。——J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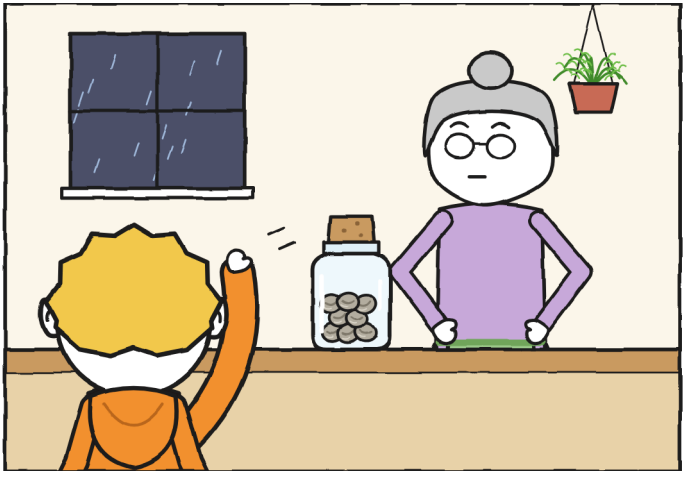
胡莉塔写这张字条的时候，眼睛一直没离开冰箱上的那张照片。木板桥，就是横在运河上的那块木板，两个星期六以前我们走过的，她倒着走，我告诉她往哪儿踩。

“R.向来说话算数，”弗洛拉说，“迟是迟了点，但一定算数。这一次，是弄错了。”

我把这两句话记在另一张卡片上，就是那张越写越长的清单：我们对R.的了解，上面的画像是一个问号。它原来有两行，都是1号笔记本里的：字写得难看，是玛拉说的，还有维拉读到那个首字母时的脸色。加上魔法玻璃这一条，那天下午又多了三条，而画像还是那个问号。

“那您有没有在打雷之后打开过它呢？”我问。

弗洛拉从眼镜上方看着我。我把手放了下来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提问的时候竟然举了手。



“我不等任何人，”她说，“连打雷也不等。”

胡莉塔没有意识到自己点了点头。我注意到了，没有出声。

弗洛拉的猫叫雷雷。名字就写在猫洞旁边它那只蓝色的碗上，白色的字，我把它抄进了笔记本，还画了那只碗，字写得大

大的，因为后来会有用：雷雷。我会把所有可能吓到我的东西的名字都记下来；这是从一个后来发现会咬人的包裹那里学来的。它灰得像一朵雨云，胸口是白的，眼睛是黄的，趴在冰箱旁边的时候，呼噜声又低又不断，像远处的雷，那种还不会让我打嗝的雷。

我们等着雷雨来的时候，厨房里什么都发生了，又什么都没发生。

胡莉塔用手指在桌上敲着，嗒，嗒，嗒，就在瓶子旁边，那节奏属于一个在天气预报上看了六遍、现在只想让雷雨快点开始的人。弗洛拉打开一盒饼干，放在中间，没说“请吃”；大家都明白。托尼奥连这时候也没摘头盔，他正咬着一块，远处打雷了，一声几乎算不上的轰隆。我打了个嗝。面包屑也打了个嗝，喷出一小团短短的火苗，从托尼奥的饼干前面掠过，把它烤成了金黄色。托尼奥看了看，闻了闻，照样吃了。

弗洛拉什么也没说，把一桶事先准备好的水挪过来，放在面包屑旁边的地上。而雷雷，直到那时一直假装我们不存在，一看见面包屑，整条脊背的毛都竖了起来，翘着粗粗的尾巴，在她面前站定。面包屑躲到了我的脚后面。我呢，不知不觉躲到了胡莉塔后面。我们排成了一列：一只猫，一条小龙，一个男孩，还有一个手指搭在桌上、一动不动的女孩。

打雷最糟糕的是等它来。——J.

雷雨越来越近了。从窗户上看得出来，它渐渐变成了黑板的颜色；从瓶子上也看得出来：小圆粒原来一直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，现在开始在玻璃上叮叮地响，一种细细的叮声，起初我以为是雨，后来就不是了。越来越响。好像瓶子里面也在数数。石头是不会数数的。我这么想，没说出口：弗洛拉已经从眼镜上方看过我一次了。

每一道闪电，胡莉塔都小声数着："十二头大象。""九头。"数字在往下掉。每掉一次，她在桌子底下的那只脚就动得更厉害，在地上一下一下地点着，没有任何节奏。我从我的位置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对她说，你要把地板踩出一个洞了；她回答说，她在数数。没人能让胡莉塔承认她有一只脚在动。

这时面包屑又喷出一小团火苗，很小，没打嗝，纯粹是紧张，离她一尺远的雷雷一溜烟从猫洞窜了出去，冲进院子，冲进雨里，猫洞盖子发出咔哒一声。弗洛拉一把拉开后门，站在门口大声喊它，用上了她全部的嗓门，而那是很大的：

"雷雷——！"

要是有人问我，胡莉塔的手在喊声之前就已经放在瓶塞上了。没有人问过我。

然后胡莉塔打开了瓶子。

啪！



那是一个小小的、圆圆的软木塞的声音，听得清清楚楚，因为厨房里有半秒钟，什么别的声音也没有。胡莉塔举起瓶塞，脸上是一副一字不差地遵守了规矩的表情。

“打雷了！”她说。

没有打雷。是弗洛拉在喊。雷雷是那只猫。

顺便说一句，我打嗝了。不是因为打雷了：是因为有人在离我两米的地方喊了“雷”，而我的身体分不清。面包屑打了个带火苗的嗝，托尼奥用两只手捂住耳朵，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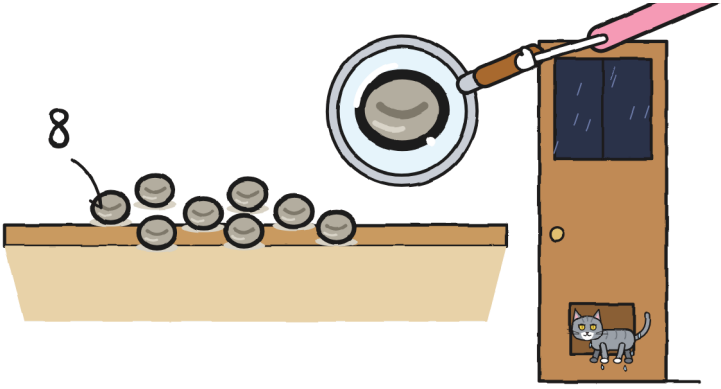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猫的事，我早先已经抄下来了，就在那只碗的画旁边，白色的字，为了写得清清楚楚。

那一页我是后来才看到的。——J.

瓶子里只有八颗灰色的小圆粒，冰凉，一动不动。什么也没亮，什么也没跳，什么也没叮一声。胡莉塔不是第一次失败就认输的人，她小心地把它们倒在桌上，从背带裤的口袋里掏出放大镜。我用手指数了数：八颗。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就这么做。数数。

“上面有一道小细纹，”她说，“像一只闭着的眼睛。”

我借她的放大镜看了看。每一颗小圆粒上都有一道极细的、弯弯的纹。像一道眼皮。



雷雷独自从猫洞回来了，浑身湿透，毛贴在身上，小了一半，然后它正好在面包屑的水桶上方抖了抖身子，那桶水本来就满了。弗洛拉关上后门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看着桌子。

“是石头，”她说，“而且有人在打雷之前打开了瓶子。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胡莉塔。不需要。胡莉塔的脸变成了和她的衬衫一样的颜色，粉红色，她把放大镜很慢很慢地放回口袋，好像慢慢地收，就是一种没有打开过任何东西的办法。

我不太懂植物。我有过一颗放在棉花上的扁豆，没能熬过搬家。可是弗洛拉说过“我从来没见过睡着的”，而我总在想那些闭着的小细纹。

“它们睡着了，”我说，“它们不是石头，是种子。所以才写着‘打雷前不要打开’。说不定一声雷就能把它们唤醒。要那种很响的，响得玻璃都发抖的。”

睡着的种子，是一块有计划的石头。

弗洛拉坐了下来，这是我们到了以后的第一次。她看着小圆粒。然后说：

“如果是种子，就让它们证明给我看。”

外面已经快要天黑了。是六点。就是胡莉塔看了六遍的那个钟点。



闪电把一切都照白了。

没有预兆。上一刻，厨房还是厨房，有它的植物、它的冰箱、它那只湿漉漉的猫，下一刻，它成了一幅黑白的厨房画：每一片叶子都像剪下来的，我们每个人的影子都贴在墙上，窗户变

成了一页光。胡莉塔张开嘴要数数，只来得及说出“一头大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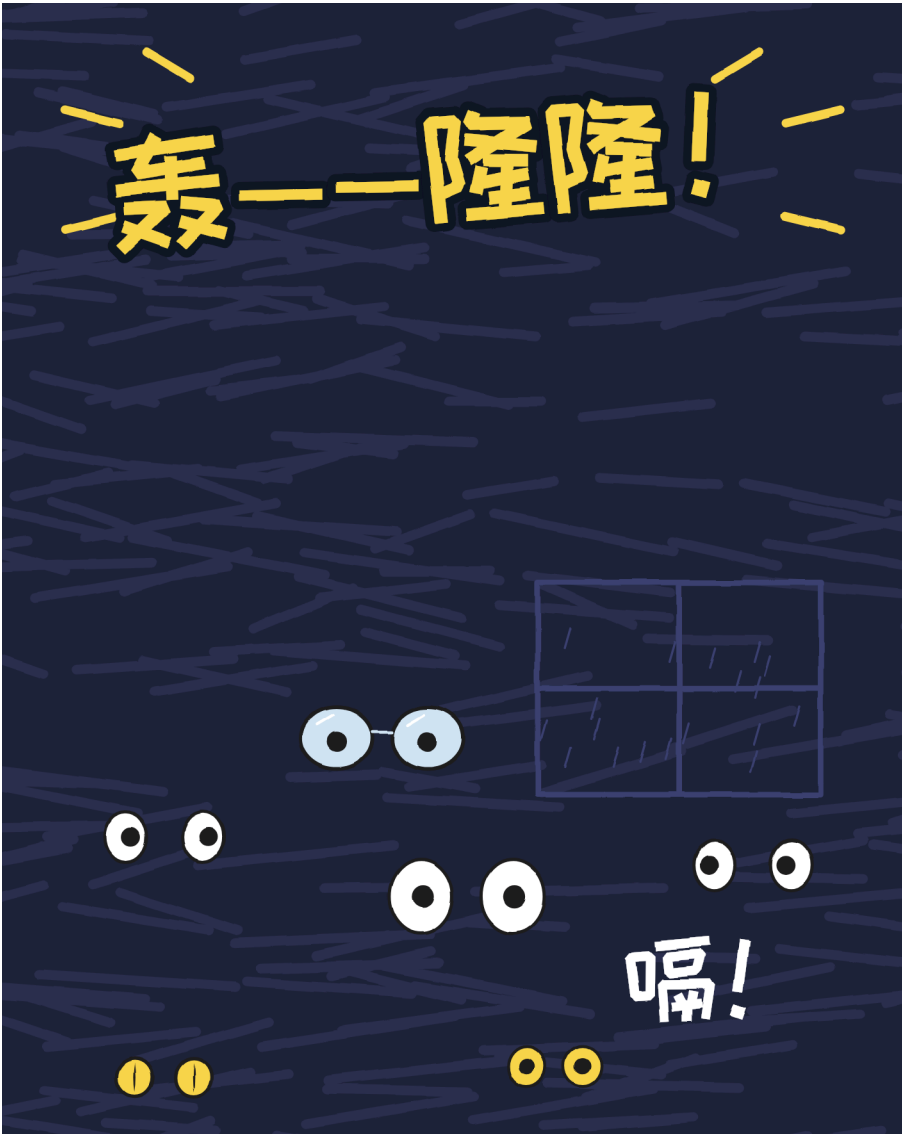
然后，真的那一声来了。

雷声和闪电同时到来：雷雨就在头顶上。那不是一种声音；那是一次推搡。桌子、杯子和玻璃都在发抖，我里面也有什么东西在发抖，那东西大象的示意图里是没有的。零头大象。就在头顶。

然后停电了。

电全断了，伴着冰箱停止嗡嗡响的那一声咔哒，厨房变得像一只关着的盒子的底部一样黑。只剩下眼睛：我的，我感觉睁得太大了，别人的，还有两只黄色的，贴在我的靴子旁边。没有人说话。能听到雨打在玻璃上的声音，还有很低很低的地方，一阵又小又快的呼吸，和我的呼吸是一个节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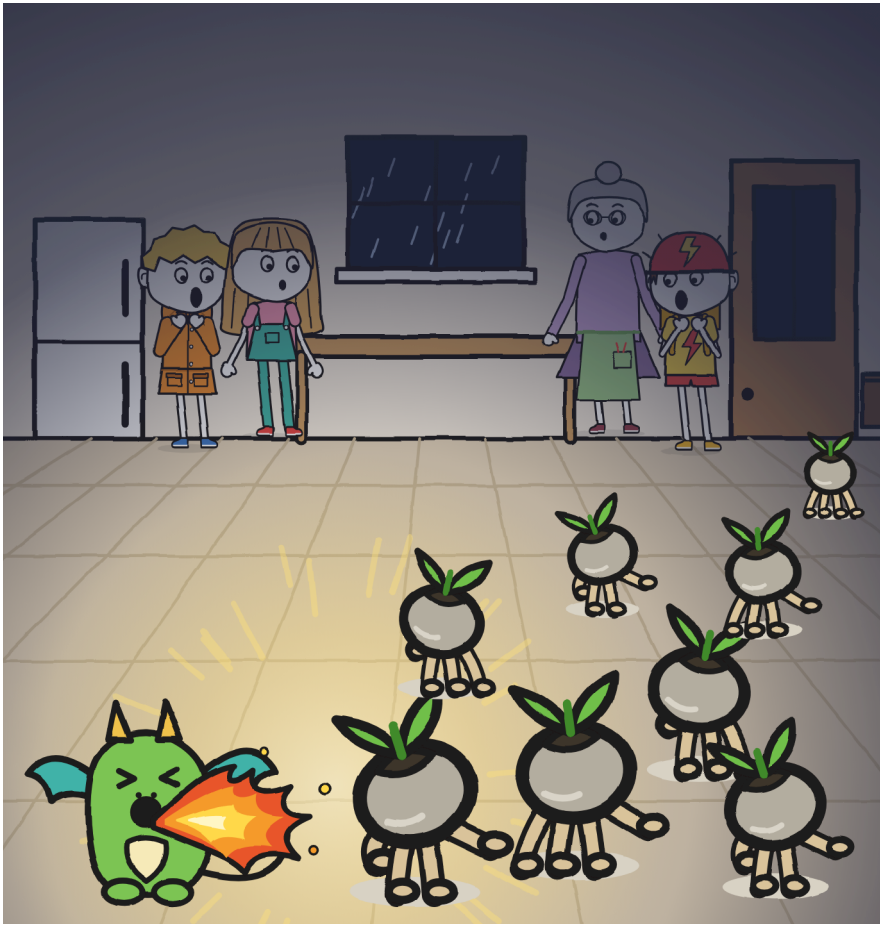
我打了个嗝。



面包屑也打了个嗝，喷出一团火焰。

有一秒钟，整个厨房都亮了。

桌子上空了。



那些“石头”长了腿。



第 3 章

你不看，它们就动

黑暗里传来一阵小小的雨声：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外面的雨是落下来的。这一场，是在地上跑的。

闪电。

种子们离得更远了。一动不动，带着它们的四条小腿和两片叶子。有一颗把一条腿悬在了半空。它的表情，和我妈妈问“是谁碰了什么东西”的时候我的表情一模一样。

又是一片黑暗：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

我打了个嗝。面包屑也打了个嗝。她的火焰逮住了三颗正迈到一半的种子。其他的继续跑。

这就是“一二三木头人”，只不过玩的是种子。——J.

弗洛拉打开了手电筒。她照住一颗种子，它就被钉在了原地。她又去照另一颗。第一颗逃走了。



“是种子！它们醒了！”

她忘了摆出生气的声音。

“我就是这么说的，”我嘀咕道。

“那就帮我，别让它们跑了。”

胡莉塔蹲了下来。她一只手里还拿着瓶塞。她把它塞进背带裤的口袋，把另一只手张开，伸到一颗种子前面。

差了一指。

下一道闪电亮起时，我们看出了它们要去哪儿：全都朝猫洞去。

弗洛拉拖来一个巨大的花盆，挡住了它们的路。

“它们要找被雷雨淋湿的泥土。这里只有自来水浇过的土。外面几乎没有土：只有石板、一条小路，还有运河。要是它们跑出去，雨水会把它们冲进水里。”

我朝玻璃外看了看。一颗长着四条细线似的腿的种子，在外面撑不了多久，就像一张纸掉进水坑。

猫洞堵住了。可是现在它们散在整个厨房里，在黑暗中，而一间厨房里有一百个可以躲的地方：冰箱底下、水桶后面、花盆中间、喷壶里面，还有桌子底下，那就是我待的地方，戴着弗洛拉的漏盆。在我家，一打雷我就戴一个；这个挂在水池旁边的钉子上，是我的两只手自己把它取下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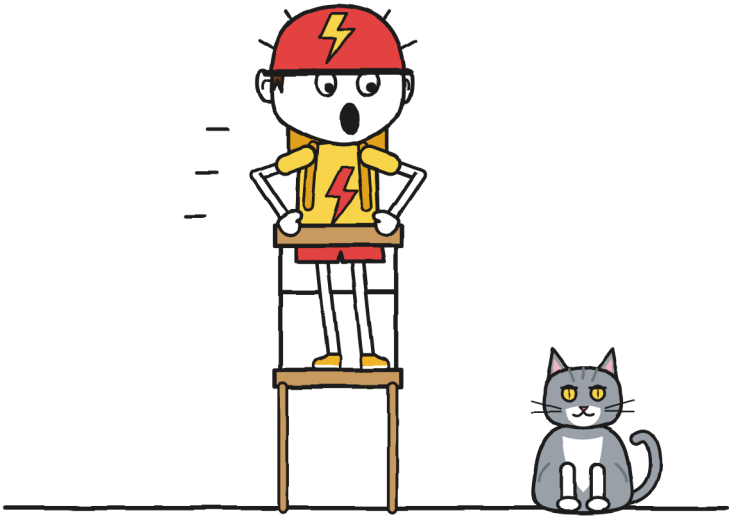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什么办法都试了：

1. 胡莉塔把一块布扔到一颗种子上，扑了上去，掀开布一看，下面是……雷雷。喵呜！它从布底下钻出来，就像猫从任何地方钻出来那样：气坏了，也难怪。
2. 托尼奥四肢着地，在椅子底下追一颗种子，雷雷不知道送货员是什么东西，跳到了他背上，待在那儿，对这趟旅行满意极了。走开！
3. 我在桌子底下打了个嗝。面包屑打了个嗝，她的火焰让一颗种子停在了离胡莉塔的手两尺远的地方，胡莉塔一把抓住了它。“一颗！”
4. 弗洛拉用手电筒钉住另一颗，然后拾起它，那份从容，就像从地上捡起一颗李子。“两颗！”

雷雷也在追它们。它在几乎全黑的地方也能看见。我们不行。我们其他人撞着椅子，摸黑互相道歉的时候，雷雷从中间穿过去，什么也没碰到，看得出，它玩的是另一个级别。

托尼奥不怕雷雨。托尼奥怕猫。

我们是在雷雷从他背上跳下来的时候发现的：托尼奥没有松一口气，而是爬上了一把椅子，直挺挺地站在上面，戴着头盔，两只脚尽可能离地面远，远到两条腿允许的极限。雷雷在下面坐下，悠闲得很，开始打量他，像在看橱窗。



“那不是猫！”胡莉塔对他说，“那是雷雷！”

“更糟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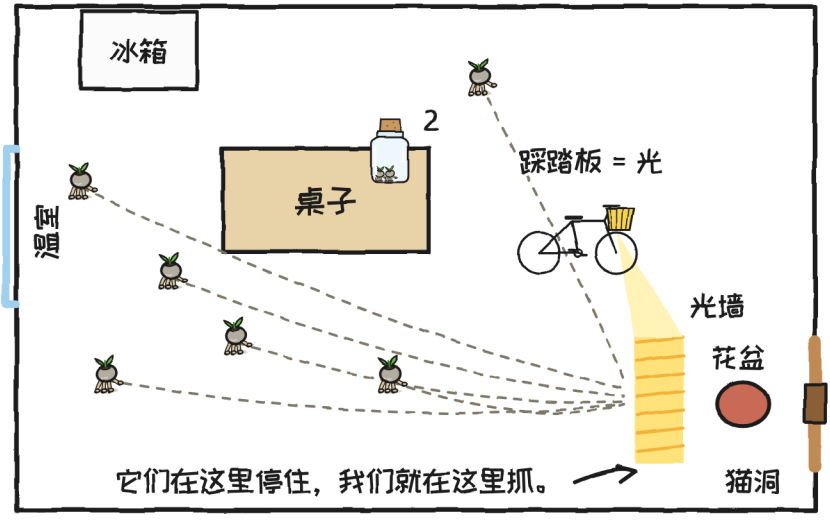
我写这段的时候没有笑，因为我没有资格笑。托尼奥把他的害怕搬到了一把椅子上，谁都看得见。我的在一张桌子底下，戴着一个漏盆。

桌子底下的专业人士。——J.

从下面看上去，每道闪电都让我看清整个地面。种子们在椅子之间转来转去，可是总会回到猫洞，去推那个花盆。它们推得不使劲。可是它们一直在推。

于是我画了一张平面图。

我是借着闪电画的，一道闪电画一笔，笔记本放在膝盖上：这是我知道的唯一一种快速思考的办法。这样画出来的图，线是歪的，可是箭头全指向同一个地方，而这才是重要的。我在猫洞前面画了一堵光墙，旁边是一辆自行车：踩踏板 = 光。



“托尼奥，你的车灯是一踩踏板就会亮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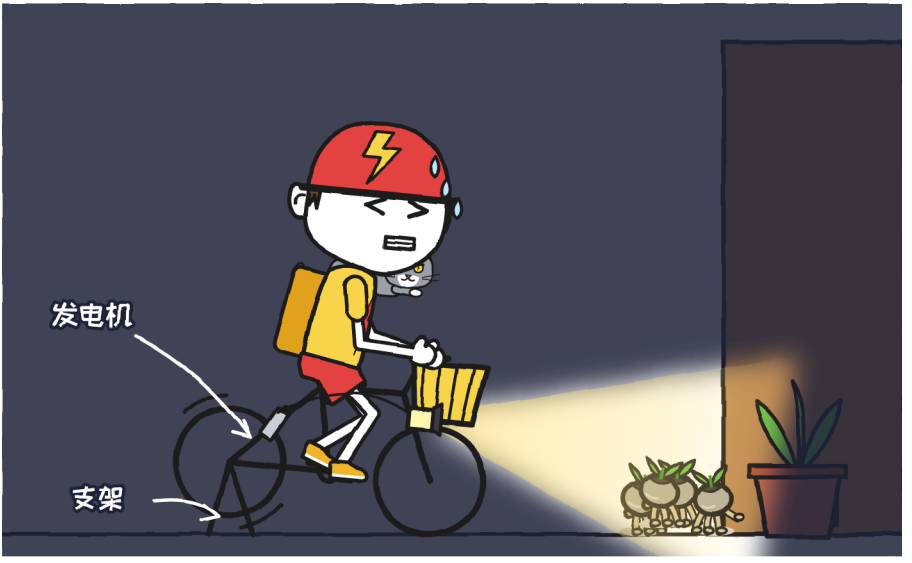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今天你就来送光吧。”

弗洛拉用手电筒照着图。胡莉塔从桌布底下探出头来。托尼奥从椅子上下来了：为了他的自行车，他什么地方都下得去。

我们把自行车支在支架上，车灯对准猫洞。闪电快递的发电机贴着后轮：轮子一转，就有光。托尼奥就蹬起来了。

他蹬得前所未有地使劲，尤其是雷雷跳到他身上的时候。

这得亲眼看了才懂，所以我把它画了下来。



一辆哪儿也去不了的自行车，被一个恨不得离这儿十万八千里的人蹬着。光从车灯里射出来，起初是黄色的，抖抖的，后来变成白色的，笔直的，像一堵墙一样立在猫洞前面。那就是我的光墙，变成了现实，还带着汗珠。

种子们一走到光里就停住不动，我们就一颗一颗地抓，放进瓶子里。三颗。四颗。

我从桌子底下出来，爬到胡莉塔旁边，趴在光的边缘。种子们一踩到那条线就停住。它们比一颗弹珠重不了多少。手指得合得快：影子一碰到它们，它们就又会试着跑。

雷雷用嘴叼住了一颗，弗洛拉用两根手指把它拿了回来。

“五颗！”她说。

六颗。

胡莉塔从背带裤的口袋里掏出瓶塞，弗洛拉盖上瓶子，把软木塞按得紧紧的，免得那六颗再动什么念头。然后她蹲下来帮我们。就在这时，雷雷跳上桌子，把瓶子撞翻了。

我用眼角看着它落下，慢极了：瓶子带着它的软木塞，在空中整整转了一圈。我还看见托尼奥松开脚蹬，从车上飞身而出，像一个守门员那样整个人伸直，在离地一尺的地方合拢了两只手。哐当！

“闪电快递，”他说，趴在地砖上，把瓶子高高举着，“一秒钟送到，晚了免费。”

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快的一次送货。我在这儿，在笔记本里承认，因为大声说我没说出来：我说出来的是一个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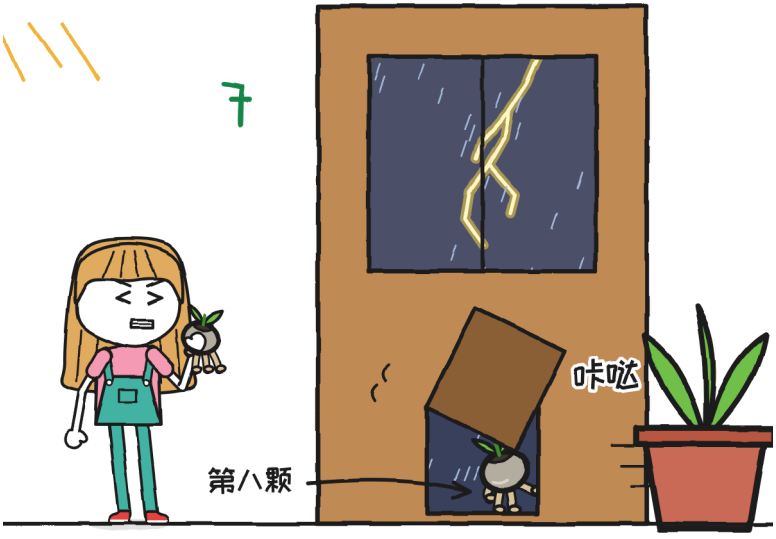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他已经不蹬了，灯也灭了。而雷雷谁也拦不住：它飞快地冲向了猫洞。

黑暗中：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然后，嘎吱：花盆，被一只想出去、也真出去了的猫推开。咔哒：猫洞。紧接着，很快，又是一串滴答，滴答，滴答，那不是雷雷。

闪电再次亮起时，地上只剩下一颗种子，胡莉塔把它抓住了。弗洛拉把瓶子打开刚好够它进去的缝，又把软木塞按紧。七颗。

就在那道闪电里，我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了院子，石板在雨里闪着光，还有那条小路，小路中间有一颗小小的种子，停在迈

到一半的步子上，小叶子被雨水压弯了。然后天又黑了。等下一道闪电，小路上什么也没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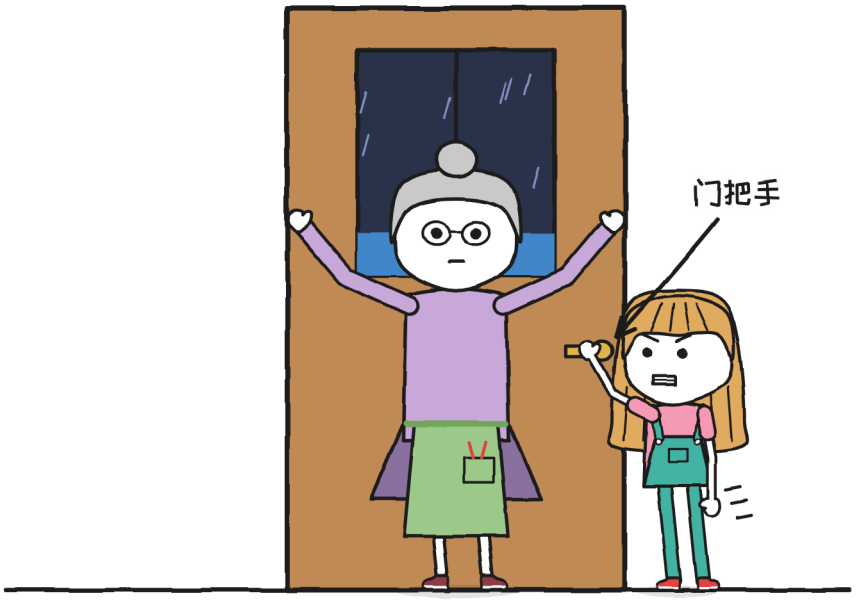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八颗从猫洞跑出去了。

“我去追它！”胡莉塔说，手已经放在门把手上。

“有闪电，这个家谁也不许出去，”弗洛拉一锤定音。她没心思争论。

弗洛拉站到门前，背对着玻璃，张开双臂。胡莉塔从她肩膀上方望出去：小路，运河，雨。她咬紧了牙关。



胡莉塔没有争辩。可是她也没有松开门把手。

过了一会儿，猫洞咔哒一响。是雷雷，第二次浑身湿透，毛贴在身上，一副这辈子从没推过花盆的表情。它是自己回来的。没带着第八颗。弗洛拉用脚把花盆又推回猫洞前面，以防万一，它走到桌子底下坐下，好像这场雷雨是我们自己的事。

有一阵子谁也没说话；只有我，而我说的是嗝。外面，天空又亮了。

“闪电……一头大象，两头大象。”

轰隆。

“两头，”胡莉塔数道，“还是很近。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手放在门把手上，看着门，没有看我们。两头大象不到一公里。一个小时以前，这对我来说会是这一夜最糟的消息；现在，只排第二。

“那现在就去种吧，”弗洛拉说，“趁雷雨还没走。在黑暗里种。”

“有闪电呢？”胡莉塔问，没有松开门把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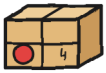
弗洛拉指了指温室玻璃上往上爬的水珠。

“魔法还在。闪电留在外面，我们待在里面。”

我们看着瓶子。里面有七颗种子，有的把小腿贴在玻璃上，像在丈量它，玻璃上颤动着每一道闪电的倒影。八颗里的七颗。我是个爱数东西的人，就记住了这个数字：它不是八，可也不是零，那天夜里我觉得，有七颗就可以开始了。

“在黑暗里，”弗洛拉又说了一遍，看着面包屑。

而面包屑看着我，打了个嗝。



第4章

嗝

弗洛拉给我们讲了怎么种灯笼花，就是R.教她的那样，我握紧记号笔，把它记了下来：一共四步，最要紧的是最后一步，关于期限的那一步。



数到十头大象以内，它们是醒着的。从十一头起，就回去睡了。——J.

这样就有两个期限了：种子的期限是十头大象；我们的期限是最后一声雷之后半个小时。

我写的时候，弗洛拉用手电筒给笔记本照亮。这些步骤她是背着说的。我没有再问任何关于R.的事。

第2步和第3步之间，我打了两个嗝。面包屑，两团火焰，厨房像闪光灯一样亮了两次。谁也没说什么；到这个时候，面包屑和我已经是这间屋子的照明了。雷雷在桌子底下，听得像这些步骤是讲给它的。



弗洛拉打开温室的玻璃门，第一个走了进去。面包屑紧贴着我的靴子。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。

温室紧挨着厨房。又长又窄，墙边是一排排放花盆的架子，中间是花畦，一张装满泥土的长桌，桌子底下还有更多的花盆。白天，这儿想必是个绿油油的安静地方。夜里，有雷雨，整个屋顶随着每一道闪电变白。

屋顶上有一扇从不打开的窗。弗洛拉转动它的摇柄：窗户还是关着，可是画出来的水珠不再往上爬，开始顺着玻璃往下流。接着真正的雨水穿过了玻璃，落在花畦的泥土上。

“全落在花畦里。一滴也不许落在地上，”弗洛拉命令道，好像那场雨是她的。

立刻就有了一股刚浇过水的泥土的气味。

这种玻璃只存在于故事里。遇到真正的雷雨，千万别去温室。看最后一页。 —J.

“被雷雨淋湿的泥土，”弗洛拉说，“现在，一切都要在黑暗里。要快。”



胡莉塔留在门口，两只手捧着瓶子。她把门把手换成了瓶子，攥得一样紧。

这时传来花盆互相碰撞的声音，花畦下面，最里头，出现了两只黄眼睛、一对发抖的翅膀，还有每隔三秒冒出的一点小火苗。嗝。面包屑已经在里面了：弗洛拉开门的时候，她从弗洛拉的脚边溜了进去。

弗洛拉小心地拉她出来。面包屑用四条腿死死抓住花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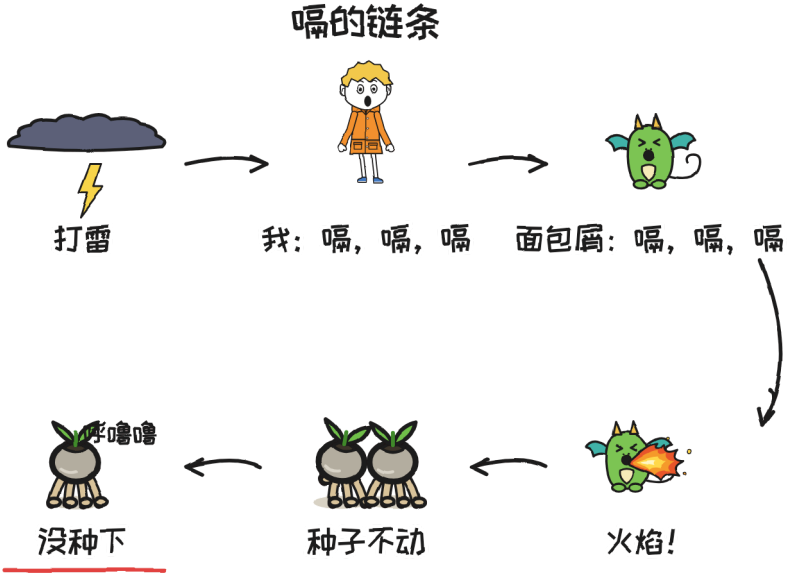
一条抓着两只花盆的小龙，忽然就有了两只花盆那么重，而弗洛拉，拔杂草都不用征求杂草的同意，却松开了手，跪在那里，看着她。

维拉早就警告过。我听见了。你当时在挺胸膛。——J.

而每次我在厨房里打嗝，温室里的面包屑就亮起来：在门的另一边，花盆从下面被照亮。嗝：一片光。嗝：一片光。像冰箱里的灯，只不过那扇门是我，而我不会关上自己。

在厨房里，嗝帮了忙：一团火焰，一颗种子不动，一颗种子被抓住。在这里，它却妨碍了种下它们。每三秒就有一团火焰，黑暗从来持续不了足够长的时间。在雷声和面包屑之间，戴着一个漏盆的，是我。

我把它画下来，好弄明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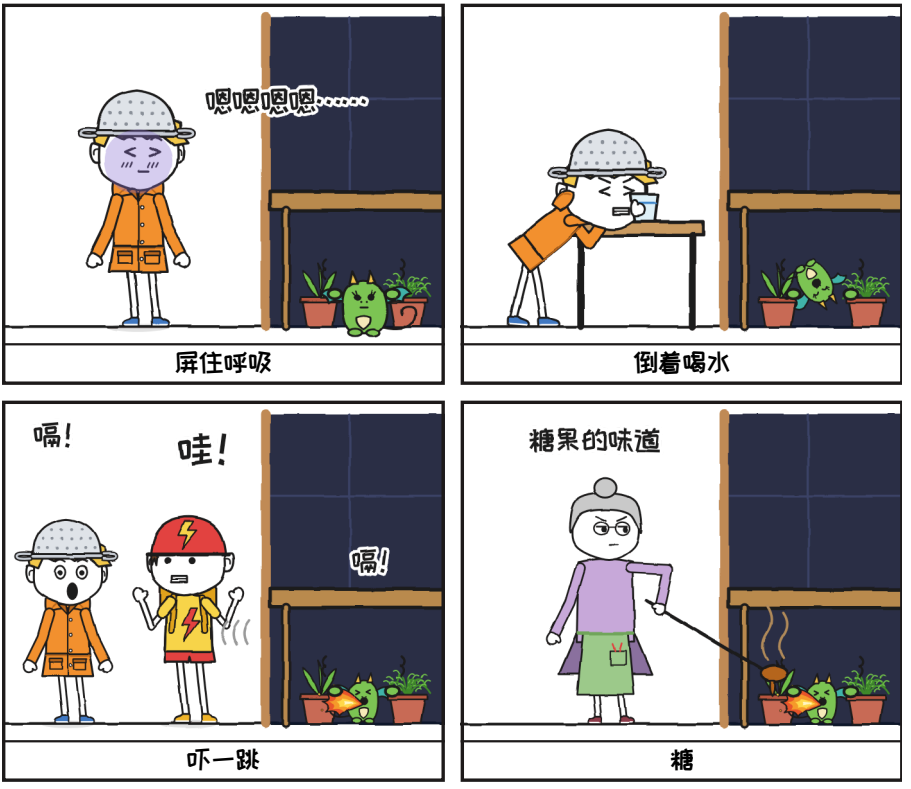


必须打断这条链条。最容易断的那一环就是你。好意提醒。——J.

我们把所有止嗝的办法都试了，面包屑当助手：她学这个办法，顺带还学了嗝。

屏住呼吸：我憋得发紫，她憋得更绿了。倒着喝水：我最后鼻子里全是水。吓一跳这一项由托尼奥负责，他没打招呼就喊了一声“哇！”：我是被吓到了，嗝照样打，面包屑的火焰还把他头盔上的闪电烧焦了。最后是一勺糖，弗洛拉的主意：面包屑那

一勺在进嘴之前就变成了焦糖，温室里弥漫了好一阵子游乐场的味道。



“四头大象。五头。”

雷响了。我咬紧牙。嗝。

“那道闪电落得更远了，”胡莉塔说。

七颗种子在瓶子里转来转去。它们找不到出口，我也找不到让自己别出声的办法。

“最多到十，”我说，“我们还来得及。”

下一道闪电，托尼奥开始飞快地数。

“这样不算，”胡莉塔说。

他闭上了嘴。弗洛拉关着手电筒等着。她没有叫我快一点。这几乎更糟。

“面包屑在学你的害怕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那她就学点别的，”我说。

嗝。火焰。

“要是把她带到厨房去呢？”我问。

“她会抓住不放。你已经看到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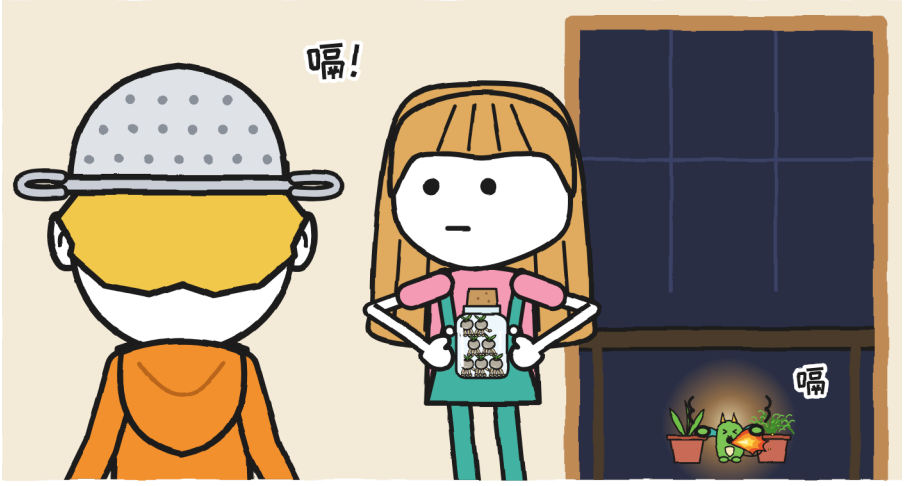
我看了看温室的门。它好像比刚才远多了。

胡莉塔压低了声音。

“先陪着她。”

我有一个计划。糟糕的是，它不是用来干这个的。

我的计划，别让人看出我怕打雷：



1. 说我喜欢打雷。
2. 不打嗝。
3. ？？？

第2条，我那天夜里用一个又一个嗝把它划掉了，划到看不清为止。第1条还立在那儿，可已经没人相信了，连我自己也不信。

那第3条呢？——J.

我试了。真的。

我走到门槛边。胡莉塔带着瓶子让开，给我腾出地方。没有人推我。

我把一只脚迈进温室，很坚决，戴着漏盆，一只手扶着门框。脚进得很顺利。就像五月里一只脚进游泳池：脚，进去了；其余的，再看吧。

一道闪电把整个屋顶照白了。我不由自主地数了：五头大象。

轰隆！

魔法玻璃挡不住声音。整个屋顶像一面鼓似的响起来。嗝！花畦下面：嗝！又是一团火焰。

我接下来知道的，是我又回到了厨房，贴在冰箱上，漏盆一直压到眉毛。我不记得自己走过去。我的脚，和我的手一样，有它们自己的习惯。

我靠着冰箱站着，手是冰的，心脏跳到了耳朵里。离我脑袋两指远的地方，就是那张步道的照片：一排小灯，而目前，是我在用一个个嗝把它们弄灭。



我站在门口，抬头透过玻璃屋顶往上看。在两道闪电之间，我看见了它们：维拉的龙，在雷雨中飞翔。

一共四条。三条是巨大的，蓝色、橙色和紫色，在闪电之间穿行，好像闪电是跑道上的灯；它们中间还有第四条，红色的，小一些。它们飞得远远高过屋顶，飞在雷雨里面，雷打得最响的地方，一点也看不出着急。一道闪电把它们整个勾勒出来，白色

的，每一片鳞都看得清；然后灭了，可是看得出它们还在那儿，因为屋顶上的雨被分成了一块块影子。



所以维拉才没有跟我们一起来：有雷雨的时候它们就出来飞，而她留在家里，一直惦记着它们，直到它们回来。我看了看那些龙，又看了看花畦。总有一天，面包屑会和它们一起飞。那天夜里，她缩成一团，躲在花盆中间，学着我。

它们没有打嗝。

“走吧，猎人，”托尼奥说。

我等着笑话。没有来。托尼奥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。

我摘下漏盆，递给了弗洛拉。

弗洛拉握着两个把手，就像捧着一顶真正的头盔。我摸了摸被压扁的头发。脑袋还是一样沉。

然后我走了进去。



里面，雨声像一千根手指同时在敲。我趴着爬到花畦下面。面包屑就在那里，缩成一团，和我一样发着抖。

有湿泥土的气味。我蹲在她旁边，抱住了膝盖。我是从肚子里开始抖的；她，是从翅膀。我们俩一起，让花盆都震动了。

我试着数。“一头大象，嗝，两头大……，嗝。”嗝钻进了大象中间。我数乱了。

我想到了出去。我的腿已经开始动了。

面包屑用四条腿抱紧了花盆。

我留下了。

轰隆！我打了个嗝。面包屑打了个嗝。火焰照亮了我们俩。

她的脸和我的一模一样。带着鳞片。

我们是两个躲在花畦下面的雷雨猎人。

这时，胡莉塔在门口轻轻地说，没有笑：



“数数，有我在。”



第 5 章

数数，有我在

于是我们数了起来。她在门口，我在花畦下面，蹲着，面包屑抖着贴在我的雨衣上。

闪电。

“一头大象。两头大象。三。四。五。六。”

轰隆。

“六头，大约两公里，”胡莉塔说，“那道闪电落得更远了。我们继续躲着。”

这一次，我知道雷声是在“六”的时候到的。不数的话，那就只是又一声雷。数数，给了我一件在等待时可以做的事。

面包屑还在抖着，贴在我的雨衣上。

漏盆，我已经试过了。水，也试过了。离开温室，试过了。再走进来，也试过了。



“我怕打雷。”

我是对着花盆说的。胡莉塔照样听见了。

“我知道。你今天早上就画出来了，就在你说自己是雷雨猎人的时候。我一直在等你。”

胡莉塔早就对我说过，面包屑在学我的害怕。我却一直在找别的东西来修：嗝，花盆，门。

这一次，我没有说“可是”。

我没有大声对她说谢谢。我把谢谢留在这里。

读到了。不用谢。——J.

“我怕猫，”托尼奥说。

雷雷睡在他的膝盖上。托尼奥一动不动地放着两只手。

“我怕等一样迟迟不来的东西，”弗洛拉说，“所以我才一收到瓶子就打开。”

我怕木板桥。这个你们早就知道了。 —J.

没有人笑。

外面的雨还是那么大。面包屑还贴在我的雨衣上。花畦下面的我，不再是一个人了。

我慢慢地呼吸，像在木板桥上那样。吸。呼。面包屑跟着我一起呼吸。她不抖了，我的手也松开了一点。



闪电。我们一起数到九。轰隆。托尼奥坐在椅子上，小声念了一遍“一二三”，停在了三，他总是停在那儿。雷雷连醒都没醒。

而我没有打嗝。那声雷没有，下一声雷也没有。

我等着嗝，嗝没有来。面包屑歪了歪脑袋。整个夜晚第一次，温室黑了足够长的时间。

“现在！”弗洛拉小声说。

胡莉塔踮着脚尖走进黑暗里。我趴在花畦下面，听见她的运动鞋从我面前慢慢走过，一只脚接着另一只脚，好像温室的地面是一块木板桥。她把瓶子放在湿泥土上，打开了盖子。瓶塞发出一声小小的啪，是那种带着歉意的啪；跟厨房里的那一声“啪！”完全是两回事。然后她没出声地回到门口，没有跑，那只脚也不动了。

这一次，瓶子是我及时打开的。记录在案。——J.

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黑暗中，有什么东西从瓶子里出来了。

什么也看不见：只能听。七阵细小的声响，是根做的小腿顺着玻璃往下爬，踩在湿泥土上，每条腿一声滴答，比雨声慢一点。我想，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小的声音，而我从没这么专心地听过任何东西，连两个星期六以前面包屑的蛋壳裂开的时候，也没有这么专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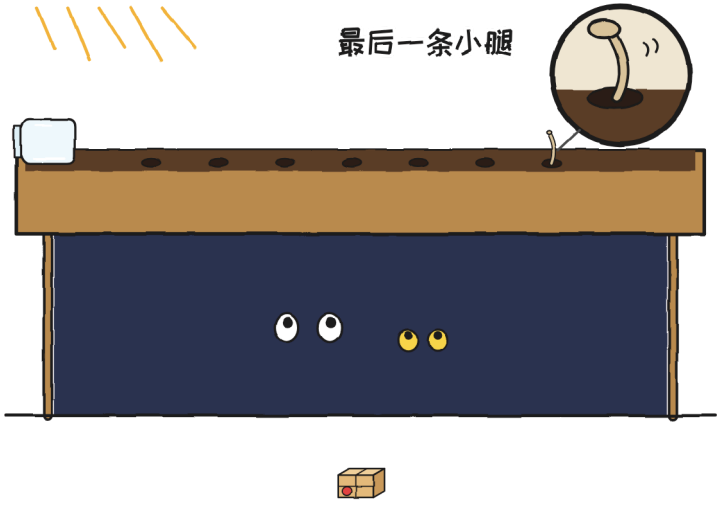
闪电，在很远的地方。我们不出声，只动嘴唇，胡莉塔在门口，我在花畦下面：一头大象，两头，三头……七头大象，八头，九头，十头……轰隆。

十。再多一头大象，那七颗就会睡在泥土上，一直睡到下一场雷雨。十，是最后一个管用的数。

下一道闪电来时，我们看到了：

瓶子空了，倒在花畦的一端。泥土里有七个小洞，排成一行，像笛子上的孔，最后一个洞里还露着一条根做的小腿，正在钻进去：最后一条。

然后又黑了，等下一道闪电，那条小腿已经不见了。



然后是一阵什么也没有的时间。只有我们，在黑暗里，盯着一块花畦的泥土。

弗洛拉把两只手合在嘴前。托尼奥一动不动，因为那只猫。胡莉塔，难得一回，也一动不动。面包屑和我同时呼吸。

然后，第一朵亮了。

花畦中间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光，绿中带金，有一支蜡烛的火苗那么大，是从泥土里冒出来的。它长大了。它顺着一根细细的茎往上爬，就像果汁顺着吸管往上爬，到了顶上，开出一朵圆圆的、合拢的花，像薄薄的纸做的，光在里面。然后第二朵亮了。然后我就没法按顺序数它们了，因为剩下的几乎同时亮了起来，就像天黑时一条街上的路灯。

七朵灯笼花。每一朵里面都有一小块闪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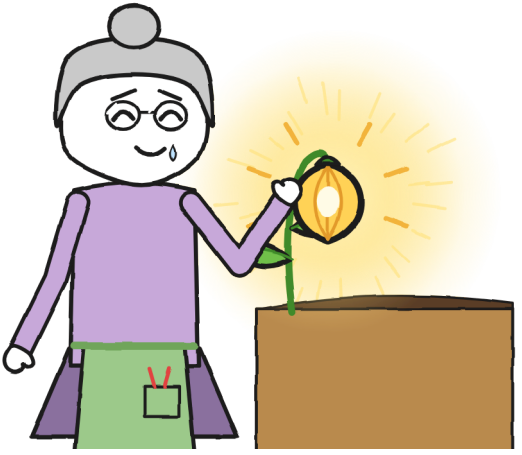
那不是闪电的光。闪电只让整个温室白一下，一眨眼就没了，然后你比刚才还糟。这一种是黄色的，带一点绿，而且留下来：一道不动的闪电，一道学会了等待的闪电。它照亮的刚好够：泥土，茎，一张张脸。弗洛拉，双手抱着头。胡莉塔，张着嘴，里面没有一句话可说。托尼奥，怀里抱着雷雷，不知道那只猫是怎么到他怀里来的。还有面包屑和我，刚从花畦下面出来。面包屑张着嘴看，和我一模一样。她学的已经不是我的害怕了。她学的是这个。

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又打雷了。胡莉塔习惯性地小声数着，数到半路，把数字弄丢了。



弗洛拉很久都没有说话。然后她用指尖轻轻碰了碰其中一朵花，慢慢地，像碰一件等了你很久很久的东西。

“那条步道以前就是这个样子，”她说。



她是对着花说的。冰箱上的照片里，有一盏这样的灯，又一盏，又一盏，一直排到木板桥。

弗洛拉的眼镜起了雾。我不会写她哭了。我把它画下来，那是两回事：弗洛拉不是爱哭的人，是爱浇水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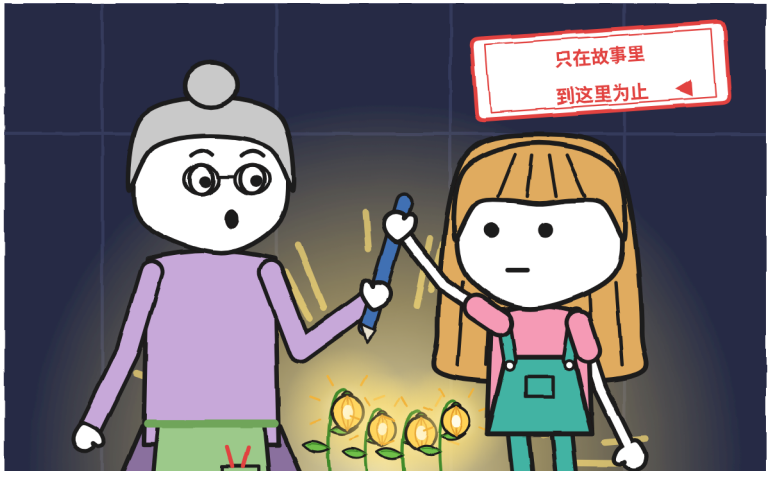
我也碰了一朵。面包屑也碰了，用一只爪子，非常小心。它是温温的，像面包屑窝里的太阳石，那块把白天的热留住的石头。这一朵留住的是另一样东西，而且留得一样好。顺便说一句，弗洛拉的蕨类都好好的。

弗洛拉转动摇柄。画出来的水珠又开始往上爬，花畦上不再下雨了。然后，就在那儿，在灯笼花中间，她掏出一支笔准备签字。

是蓝色的。我还没来得及看它擦不擦得掉，胡莉塔的手已经按在上面了。

“还不行，”胡莉塔说，拦住了她的手，“还差一颗。第八颗。它是因为我才跑掉的：是我打开瓶子打开得太早了。”

胡莉塔整整一天都在等这个签字。她刚刚用两根手指把它拦了下来。



弗洛拉举着笔，停在半空。然后她把笔收了起来。

“好，”她说。

我们一个接一个回到厨房，七朵灯笼花亮在玻璃后面。一进厨房，弗洛拉站到我们面前：

“院子还是关着的。我们先不出去。”

没有人争。

胡莉塔把箱子上的标签慢慢撕下来，免得撕破，放进背带裤的口袋里，像在收一把钥匙。

要送，就得整个送到。——J.

我们在厨房里等着，一直等到胡莉塔没有闪电可数。

十二头大象。十六头。二十一头，然后是一声已经不像雷的雷，像两层楼以上有人在拖一件家具。后来，天空在云的后面最后亮了一次，胡莉塔一直数到大象都用完了，什么也没有来。窗上的雨停了。雷雨走了。就算这样，弗洛拉还是让我们在屋里再待了半个小时，从最后一声雷算起。这是胡莉塔的规矩，而这一次，轮到她自己来遵守，牙关咬得紧紧的。

弗洛拉打开后门。院子湿漉漉的，静悄悄的，石板闪着光，云缝里有星星，不多，是那种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的星星。胡莉塔站在门槛上，我站在她旁边。

第八颗还在外面。从弗洛拉家看不见木板桥：步道的矮墙把它挡住了。如果它没来得及找到泥土，现在已经是又一块石头了。我想到雨水流向运河，就不再看水了。

还有那个老期限：没有弗洛拉的签字，天一亮，2号就会飞回它的货架。我们有的时间，是到太阳出来为止。

“我们去找它吧，”胡莉塔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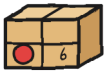
胡莉塔的手又放在了门把手上。这一次，门是开着的。

弗洛拉看了很久的夜色。然后她在院子的围墙上敲了三下，那就是龙之家的墙，就像维拉说过的那样。咚，咚，咚。用指节，不慌不忙。



围墙那边，墙头上方，亮起了一盏提灯的光。

“这一次，”她说，“不是你们自己去。”



第 6 章

第八颗

我们和两位大人、一盏提灯、一辆自行车出发了。在这之前，弗洛拉给我家和胡莉塔家打了电话：“今晚我把孩子们送回去，他们不是自己走。”

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列了名单才出门：

- 维拉，带着她的提灯。
- 弗洛拉，带着手电筒。
- 托尼奥，带着自行车，推着它，好让发电机发光。
- 胡莉塔，带着空瓶子，标签放在背带裤的口袋里。
- 还有我，面包屑装在雨衣里面，脑袋露在外面。

敲墙之后一分钟，维拉从街上赶来了，红头发湿漉漉的，提灯举得高高的。她走到我们前面，没问是谁丢了什么。

面包屑和我已经不抖了。

我们在院子里找，在小路上找，在运河边上找。

弗洛拉用手电筒检查石板。托尼奥推着自行车沿着路沿走了一遍。胡莉塔摸着步道上的石头，看有没有哪块是温的。面包屑和我看了每一丛草的底下。什么也没有。

一颗睡着的种子，在夜里，就是又一块石头。而一条步道上有太多太多的石头：这是我那天夜里跪在胡莉塔旁边发现的。每一块看上去都像睡着的种子。没有一块是。

托尼奥找东西就像送货：十分钟走完整条步道，一去一回，然后再来一遍。

提灯的光让湿漉漉的石头满是反光。这时我想到了：一朵刚发芽的灯笼花只会亮一点点。我们明明在找一点小小的光，却把自己的三盏灯全开着：它们把那点光吞掉了。

“把灯全关掉！”我说。

没有人问为什么。托尼奥猛地刹住，自行车的灯灭了（闪电快递从不停下）。维拉把提灯的火苗调小，一直调到什么也没有。弗洛拉关掉了手电筒。有那么一会儿，整条步道上一点光也没有。

黑暗中，在步道的尽头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光。

就在木板桥脚下。

胡莉塔朝它走去。我们其余的人跟在后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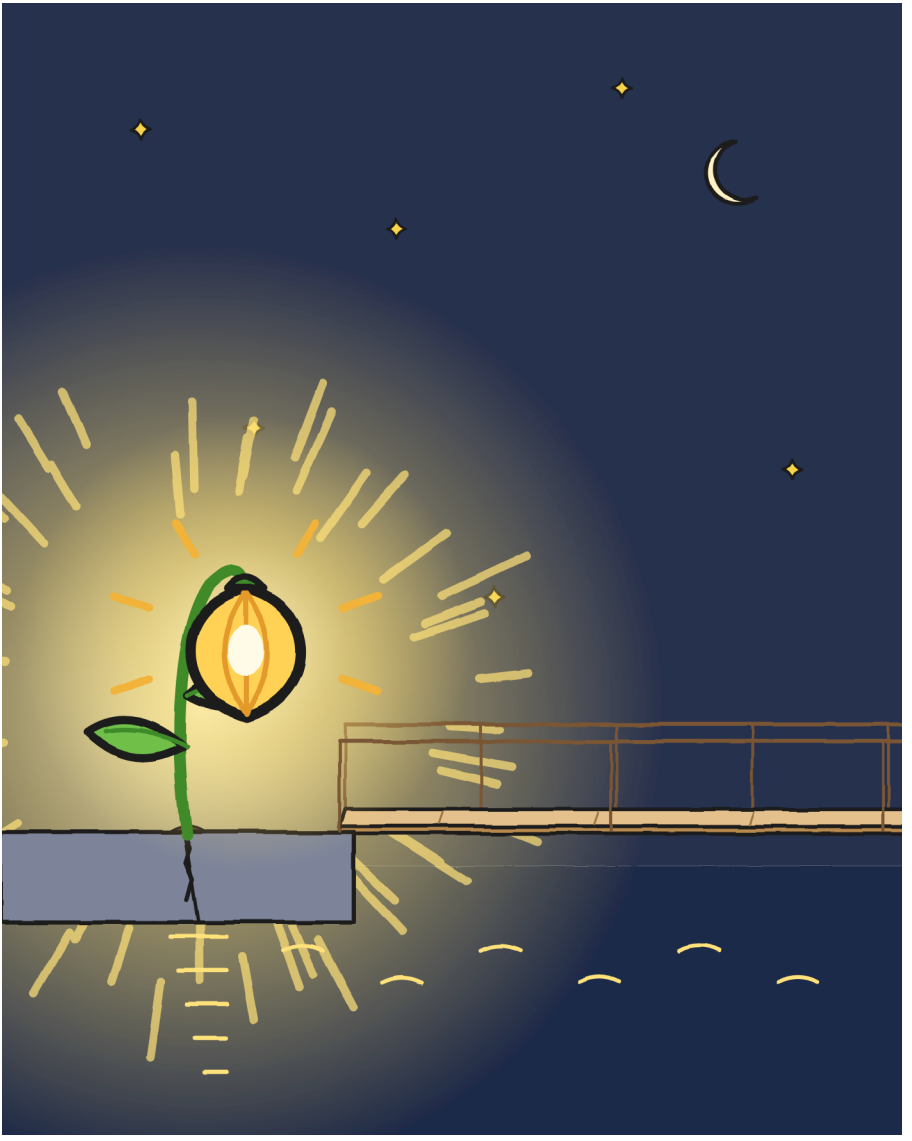
雨把它沿着小路冲到了步道上，它卡在两块石头之间的一道缝里，那种总有一指深的泥土和一棵没人种的草的缝。它就在那里自己种下了自己。从远处看，是一点小小的光；走近了看，它照亮了一切。

它的茎是歪的，光和温室里的那七朵一模一样。它照亮了木板桥的起点，还有一小块水面。

胡莉塔看着木板桥。有了光，它看起来不一样了：更短，更宽，更像木头，而不像水。这一次，看得见它在哪儿结束。

她把一只脚放到了木板上。只放了一只。然后又收了回来。那不是一步，是一次试探，可是那只脚有一会儿稳稳地站着，脚

下是第八朵的光，谁也没说话。我没有说“走”：这一次，她自己看得见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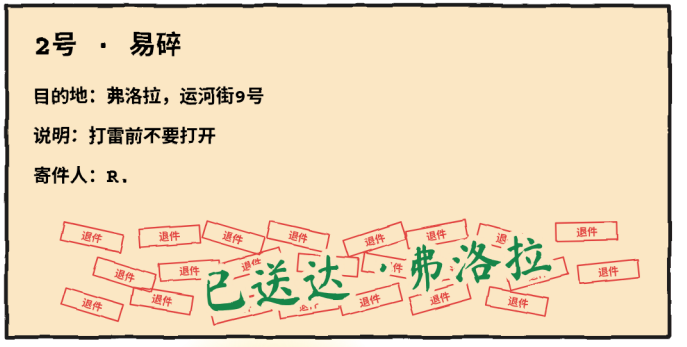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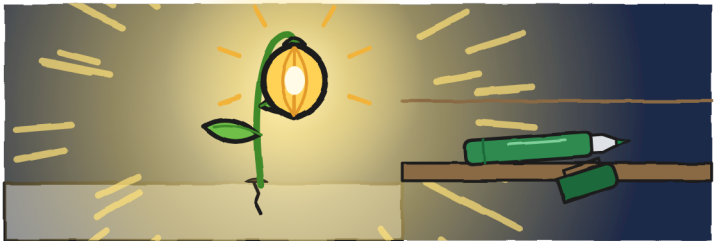
从远处看，我已经不怕了。从近处看，也差不多。——J.

“这一朵留在这儿，”弗洛拉说，“它自己选了地方。”

胡莉塔拿出标签和她的绿色记号笔。弗洛拉把标签按在木板桥的边上，借着第八朵的光签了字。

在二十三个“退件”章上面，用绿色写着：已送达 · 弗洛拉。





在她家门口告别的时候，弗洛拉把她的漏盆给了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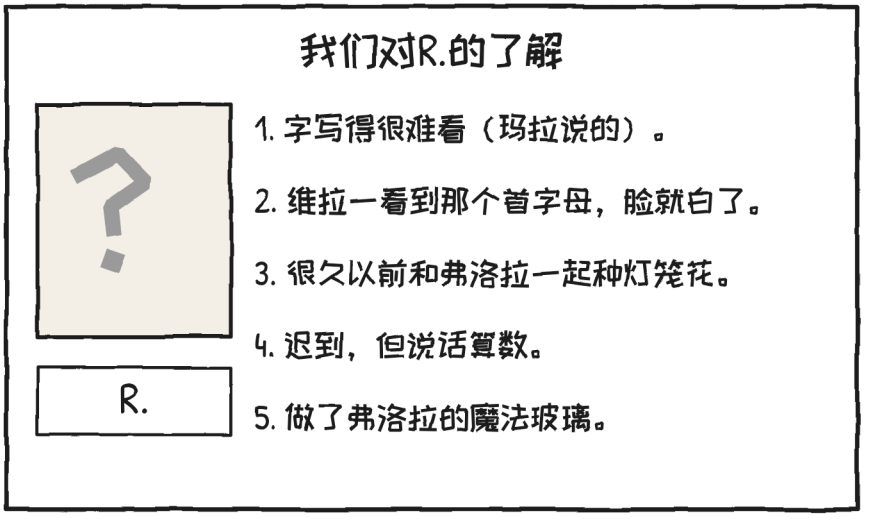
“留着吧。下次打雷用。”

然后她又加了一句：

“再替我告诉玛拉，早该这样了。”

她握着两个把手把它递给我，像递一顶真正的头盔。她没有说“要是还有雷雨的话”：她说的是“下次”，就像说下个星期六一样。现在它挂在我房间窗户的把手上，在那些仍然没打开的箱子上方。它是那个房间里第一样不是从箱子里拿出来的东西。

关于那句话，我什么也没来得及问：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弗洛拉就把门关上了。R.的资料卡变成了这样：



6. 没人说出这个名字。这也是一条线索。 —J.

维拉把面包屑放进她的窝里，她还没到就睡着了，睡在我的条纹毛衣上，那件毛衣两个星期六以来一直在那儿，现在闻起来已经更像她的味道，而不是我的。“她的第一场雷雨，”维拉说，把她

盖到了下巴。她睡觉时嘴微微张着，和我一样，我妈妈说的。她不会记得这场雷雨。有这本笔记本替她记着。

然后她开着小货车把我们送到店里，托尼奥的自行车躺在后面，走的是公路桥：大桥已经升起来了。胡莉塔坐在靠运河一侧的车窗边，整个过桥的时候都正对着水面看：她在找一样东西。而且看得见。在最远处，在木板桥脚下，小得不能再小，有一点光。一点。在一条好多年一点光也没有的运河上。

店里一片漆黑。不只是没有灯：全黑了，连招牌也是；能看见的一点点东西，是街上路灯的光。维拉把我们放在门口，回到她的龙那里去了，她说，龙在一场雷雨之后，要很久才睡得着。玛拉不在柜台后面。

她在柜台下面。

我们三个，胡莉塔、托尼奥和我，排成一行，下巴搁在木头上，从柜台上方探出头来，下面，在那个空当里，是玛拉：毯子裹到脖子，戴着耳罩，头上顶着一个小锅，小锅上面是那顶帽子，因为玛拉连这时候也不摘帽子。她抱着那只橡皮青蛙。我的青蛙。那只不属于任何人的青蛙。现在我知道玛拉要它做什么了。

“已经过去了吗？”她问。

我认得那个声音。那是我从床底下说话时的声音。

“过去好一会儿了，”胡莉塔说。

玛拉还在那儿：毯子、耳罩和小锅。

她送了那个包裹二十三次。没有一次遇上雷雨。

那天早上，她就已经在柜台尽头把一切都准备好了：毯子、耳罩、小锅。我看见了，却只顾盯着包裹看。

“要做的事”。好吧。 —J.

我把弗洛拉的话转告了她。

玛拉没有问哪个弗洛拉，没有问什么叫早该，也没有问早该什么。她把小锅往下拉到了眉毛，这是戴着小锅时最接近脸红的动作了，在小锅底下，我好像看见了一个她已经不再用的微笑，就是挂在柜台后面那张旧照片里的那种：两位年轻的女巫，其中一个的脸上贴着一张贴纸。玛拉和弗洛拉认识，而且不只是因为二十三次送货。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；这记入留给另一个星期六的问题清单，那张清单已经写到第二页了。

“我也怕打雷，”我对她说。

第一次，在花畦下面，我花了一整场雷雨才说出口。第二次，它自己就出来了，像一个嗝。

玛拉什么也没说。她掀开了毯子。

我戴上了漏盆，从弗洛拉家门口起我就一直没松手。它就是为这个给我的。然后我钻到柜台下面，和她在一起。

正合适。

玛拉有小锅；我有漏盆。她还抱着那只青蛙。柜台上方，露出胡莉塔和托尼奥的脑袋。谁也没有笑。



我们就这样待着，一直到玛拉缓过来，或者一直到我的一只脚麻了，这差不多是一回事。她出来之后，开了灯，胡莉塔把标签放在柜台上，印章旁边：二十三个“退件”章，上面是：已送达·弗洛拉。玛拉读着它，没有碰，读了很久，就像她读1号的那张一样。然后她望向柜台尽头，那里已经没有毯子了，转身去找一个箱子。

她给托尼奥在凳子旁边放了一个倒扣的送货箱。

“暂时的，”她说。

玛拉说的“暂时”，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。

托尼奥坐了下来。那个箱子矮得他的膝盖几乎碰到了下巴。他留下了。

胡莉塔把绿色记号笔递给了他。

在背包上，在“雷雨天除外”后面，托尼奥添了两个字：“和猫”。



现在，小字说的是实话。——J.

然后胡莉塔爬上我的蓝色凳子，就是离墙最近的那张，把牌子上的19划掉，在旁边写了一个18，写得更大，恨不得也把它划掉。



我把我的计划改好了。针对打雷的：

1. 数大象。
2. 和别人一起。
3. 要是我打嗝，也没关系。

还有，别说你是什么猎人。——J.

我们正准备关店，一只小铃铛响了。

叮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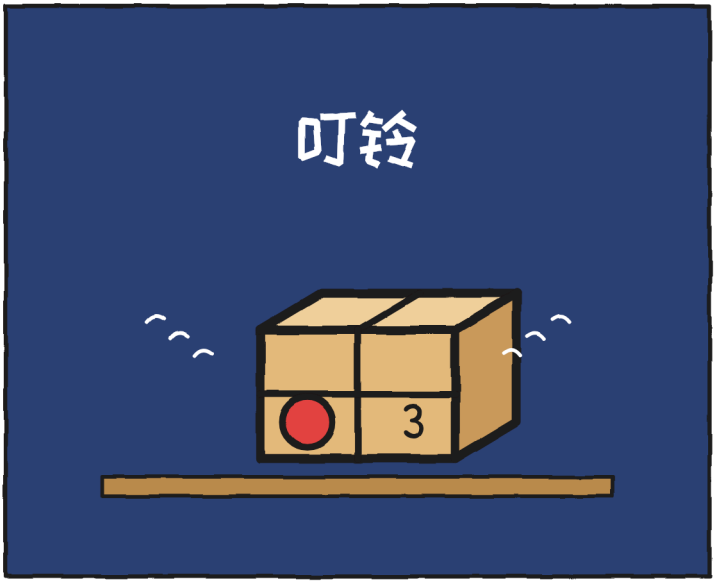
不是从门上传来的。是从退件货架那边传来的：3号，在那两个空位旁边。

我走过去读标签。

3号·给小托。

托尼奥的脸红得和他的头盔一个颜色。





谁在给托尼奥寄包裹？ —J.

不可能快递 · 3

（马上就来）

一个故事，六种尺码

这本书有六种尺码，适合3到16岁，还有20多种语言。XXS、XS、S、M、L一页一页地讲这个故事，用的是同样的插图，细节一次比一次丰富；XL是小说：还是同一个故事，只是多了地方，留给古尼心里想了却没说出口的一切。

各级别参照CEFR，仅供参考。XXS：pre-A1 · XS：A1 · S：A2 · M：B1 · L：B2 · XL：B2–C1。

各人穿各人的尺码。同一场雷雨。 —J.

给家长和老师


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.com （含L码的练习）

真正的雷雨：该怎么办

1. 如果你听到雷声，哪怕很远，也要回到屋里去：闪电已经可以打到你了。
2. 待在室内，和一位成年人在一起，远离窗户、门和玻璃。不要去温室、桥、树下，也不要靠近水。
3. 最后一声雷之后，半小时内不要出去。
4. 数大象可以知道闪电落得近还是远，还能让你平静下来。但它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去。

数数你的雷雨

待在屋里：数闪电和雷声之间的大象。

闪电	大象	公里 （每3头约1）	那道闪电，是 更近还是更远？
1	15	5	—
2	9	3	更近

打雷时你会打喝吗？数大象。再找个人，一起数。 —J.